



飛狐外傳(下)

——附雪山飛狐

金庸著

金庸全集
飛狐外傳
下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下)

金庸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飞狐外传（附续集雪山飞狐）

（下）

金庸著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中国东南图书公司发行

（杭州市武林路125号）

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75 字数：218,300 插页2

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903 印数：0001—300000 定价：1.19元

第十九章 相见欢

忽听得一人叫道：“且慢，我来斗一斗风天南。”只见一个形貌委琐的黄胡子中年人空手跃出，唱名的武官唱道：“西岳华拳门掌门人程灵胡程老师！”

风天南站起身来，双手横持铜棍，说道：“程老师用什么兵刃？”

胡斐森然道：“那难说得很。”突然猿身直上，欺到端坐在太师椅中的田归农身前，左手食中两根手指“双龙抢珠”戳向田归农双目。

这一着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。田归农虽然大吃一惊，应变乃是奇速，双手挥出，封住来招。那知他快，胡斐更快，双手一圈，已变“怀中抱月”，分击他两侧太阳穴。田归农不及起身迎敌，双手外格，以挡侧击。

胡斐乘他双手提起挡架，腋下空虚，一翻手，已抓住他腰间宝刀的刀柄，刷的一响，青光闪处，宝刀已入手中，乘势转身，砍向风天南手中的铜棍。

刀是宝刀，招是快招，只听得察察察三声轻响，跟着当唧唧两声，风天南的熟铜棍中间断下两截，掉在地下。原来胡斐在瞬息之间连砍三刀，风天南未及变招，手中兵刃已变成四段，双手各握着短短的一截铜棍，鞭不象鞭，尺不象尺，实是尴尬异常。

风天南惊慌之下，急忙向旁跃开三步。便在此时，站在

厅门口的汪铁鹞朗声说道：“九家半总掌门到。”

胡斐心头一凛，抬头向厅门看去，顿时惊得呆了。

只见门中进来一个妙龄尼姑，缁衣芒鞋，手执云帚，正是袁紫衣。只是她头上已无一根青丝，脑门处并有戒印。

胡斐双眼一花，还怕是看错了人，迎上一步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却不是袁紫衣是谁？

霎时间胡斐只觉天旋地转，心中乱成一片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袁……”

袁紫衣双手合什，黯声道：“小尼圆性。”

胡斐兀自没会过意来，突然间背心“悬枢穴”和“命门汤”两处穴道疼痛入骨，脚步一晃，摔倒在地，手中宝刀也撒手抛出。

袁紫衣怒喝：“住手！”急忙抢上，拦在胡斐身后。

自胡斐夺刀断棍、九家半总掌门现身，以至胡斐受伤倒地，只顷刻之间的事。厅上众人尽皆错愕之际，已是奇变横生。

程灵素见胡斐受伤，心下大急，急忙抢出。袁紫衣俯身正要扶起胡斐，见程灵素纵到，当即缩手，低声道：“快扶他到旁边！”右手云帚在身后一挥，似是挡架什么暗器，护在胡程二人身后。

程灵素半扶半抱的携着胡斐，快步走向席位，泪眼盈盈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怎样了？”胡斐苦笑道：“背上中了暗器，是悬枢和命门。”程灵素这时也顾不得男女之嫌，忙捋起他长袍和里衣，见他悬枢和命门两穴上果然各有一个小孔，鲜血渗出，暗器已深入肌骨。

袁紫衣道：“那是镀银的铁针，没有毒，你放心。”举起云帚，先从帚丝中拔出一枚银针，然后将云帚之端抵在胡斐悬

枢穴上，轻轻向外一拉，起了一枚银针出来，跟着又起出了他命门穴中的银针。原来云帚丝丛之中装着一块极大的磁铁。

胡斐道：“袁姑娘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袁紫衣低声道：“我一直瞒着你，是我不好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自幼出家，法名叫做‘圆性’。我说‘姓袁’，一则是我娘的姓，二则便是将‘圆性’两字颠倒过来。‘紫衣’，那便是缙衣芒鞋的‘缙衣’！”

胡斐怔怔的望着她，欲待不信此事，但眼前的袁紫衣明明是个妙尼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

圆性低垂了头，双眼瞧着地下，轻轻的道：“我奉师父之命，从回疆到中原来，单身一人，若作僧尼之装，长途投宿打尖甚是不便，因此改作俗家打扮。我头上装的是假发，饮食不沾荤腥，想是你没瞧出来。”

胡斐不知说什么好，终于轻轻叹了口气。

安提督朗声说道：“还有那一位来跟五虎门凤老师比试？”胡斐这时心神恍惚，黯然魂销，对安提督的话竟是听而不闻。安提督连问了三遍，见无人上前跟凤天南挑战，向福康安道：“回大帅：这七只玉龙御杯，便赏给这七位老师？”福康安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

其时天已黎明，窗格中射进朦胧微光，经过一夜剧争，七只玉龙杯的归属才算定局。厅上群豪纷纷议论：“红花会抢去的那只玉龙杯，不知那一派掌门有本事夺得回来？”“嘿，任他本领再强，也不能跟红花会斗啊。”“红花会陈总舵主武功绝顶，还有无尘道人、赵半山、文泰来、常氏兄弟，那一个不是响当当的脚色？谁想去夺杯，那不是老寿星上吊，嫌命长么？”

又有人瞧着圆性窃窃私议：“怎么这个俏尼姑竟是九家

半总掌门？真是邪门。”“是那九家半？怎么还有半个掌门人的？”“她要是真的武功高强，怎地又不去夺一只玉龙杯？”

“嘿，人家凤老师的银针，她惹得起么？他手中铜棍给砍成了四段，还能施放银针，败中取胜，了不起。”另一个不服气，说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！华拳门那黄胡子听到九家半总掌门进来，吃了一惊，这才着了那姓凤的道儿。否则的话，也不知谁胜谁败。”又一个道：“看来还是那田归农差劲，他天龙门的镇门之宝给人空手夺了去，这会儿居然厚着脸皮，又将宝刀捡了回去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不错！华拳门当然胜过了天龙门。”

安提督走到长几之旁，捧起了托盘，往中间一站，朗声说道：“万岁爷恩典，钦赐玉龙御杯，着少林派掌门人大智禅师、武当派掌门人无青子道人、三才剑掌门人汤沛、黑龙门掌门人海兰弼、天龙门掌门人田归农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低声向石先生道：“石老师，贵门派和大名怎么称呼？”石先生微微一笑道：“草字万嗔，至于门派嘛，就叫作药王门吧。”安提督续道：“……药王门掌门人石万嗔、五虎门掌门人凤天南收执。谢恩！”

听到“谢恩”两字，福康安等官员一齐站起。武林群豪中有些懂礼数的便站了起来，有些却坐着不动，直到众卫士喝道：“都站起来！”这才纷纷起立。大智禅师和无青子各以僧道门中规矩行礼。汤沛、海兰弼等跪下磕头。

安提督待各人跪拜已毕，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将托盘递了过去。大智禅师等七人每人伸手取了一只玉龙杯。

突然之间，七个人手上犹似碰到了烧得通红的烙铁，实在拿捏不住，一齐松手。乒乒乓乓一阵清脆的响声过去，七只玉杯同时在青砖地上砸得粉碎。

这一下变故，不但七人大惊失色，自福康安以下，无不群情耸动，齐问：“怎样？怎样？”顷刻之间，七人握过玉杯的手掌都是又焦又肿，炙痛难当，不住的在衣服上拂擦。海兰弼伸指到口中吮吸止痛，突然间大声怪叫，原来舌头上也剧痛起来。

胡斐向程灵素望了一眼，微微点头。他此时方才明白，原来程灵素在掷打柯子容的第二枚和第三枚爆竹之中，装上了赤蝎粉之类的毒药，爆竹在七只玉龙杯上空炸开，毒粉便散在杯上。这一布置意谋深远，丝毫不露痕迹，此刻才见功效。

只见程灵素吞烟吐雾，不住的吸着旱烟管，吸了一筒，又装一筒，半点也无得意之色。她左掌中暗藏药丸，递了两颗给胡斐，两颗给圆性，低声道：“吞下！”两人知她必有深意，依言服了。

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瞧着那七人和地下玉杯的碎片，惊愕之下，大厅上寂静无声。

圆性忽地走到厅心，云帚指着汤沛，朗声说道：“汤沛，这是皇上御赐的玉杯，你如此胆大妄为，竟敢暗施诡计，尽数砸碎。你心存不轨，和红花会暗中勾结，要拆散福大帅的天下掌门人大会。你这般大逆不道，目无长上，天下英雄都容你不得。”

她一字一句，说得清脆响朗。这番话词意严峻，头头是道，又说他跟红花会暗中勾结。众人正茫无头绪之际，忽听得她斩钉截铁的说了出来，真所谓先入为主，无不以为实是汤沛所为。

福康安心中怒极，手一挥，王剑英、周铁鹞等高手卫士都围到了汤沛身旁。

饶是汤沛一生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，此刻也是脸色惨

白，既惊且怒，身子发颤。喝道：“小妖尼，这种事也能空口白赖、胡说八道么？”

圆性冷笑道：“我是胡说八道之人么？”她向着王剑英道：“八卦门的掌门人王老师。”转头向周铁鹤道：“鹰爪雁行门的掌门人周老师，你们都认得我是谁。这九家半的总掌门我是不当的了。可是我是胡说八道之人呢，还是有担当、有身份之人？你们两位且说一句。”

王剑英和周铁鹤自圆性一进大厅，心中便揣揣不安，深恐她将夺得自己掌门之位的真情抖露出来。他二人是福康安身前最有脸面的卫士首领，又是北京城中武师的顶儿尖儿人物，倘若众人知悉他二人连掌门之位也让人夺了去，今后怎生做人？这时听得圆性称呼自己为本门掌门人，又说：“这九家半的总掌门我是不当的了”，那显是点明，给她夺去的掌门之位重行归还原主，当真是如同临刑的斩犯遇到皇恩大赦一般，心中如何不喜？圆性这么相询，又怎敢不顺着她意思回答？何况他二人听了她这番斥责汤沛的言语之后，原也疑心八成是汤沛暗中捣鬼，否则好端端地七只玉杯，怎会陡然间一齐摔下跌碎。

王剑英当即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您老人家武艺超群，在下甚是敬服，为人又宽洪大量，实是当世武林中的杰出人材。”周铁鹤日前给她打败，心下虽然十分记恨，但实在怕她当众抖露丑事，也道：“在下相信您老人家言而有信，顾全大体，尊重武林同道的颜面，若非万不得已，决不揭露成名人物的隐私。”他这几句话其实说的都是自己之事，求她顾住自己面子，但在旁人听来，自然都以为句句说的是汤沛。

众人听得福康安最亲信的两个卫士首领这般说，他二人

又都对这少年尼姑这般恭谨，口口声声的“您老人家”，那里还有怀疑？

福康安喝道：“拿下了！”王剑英、周铁鹞、和海兰弼一齐伸手，便要擒拿汤沛。

汤沛使招“大圈手”，内劲吞吐，逼开了三人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向福康安道：“福大帅，小人要和她对质几句，若是她能说得真凭实据，小人甘领大帅罪责，死而无怨。否则这等血口喷人，小人实是不服。”

福康安素知汤沛的名望，说道：“好，你便和她对质。”

汤沛瞪视圆性，怒道：“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何故这等妄赖于我？你究是何人？”

圆性道：“不错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何必平白的冤枉你？只是我跟红花会有深仇大恨。你既加盟入了红花会，混进掌门人大会中来捣鬼，我便非揭穿你的阴谋诡计不可。你交友广阔，相识遍天下，交结旁的朋友，也不关我事，你交结红花会匪徒，我却容你不得。”

胡斐在一旁听着，心下存着老大疑团，他明知圆性和红花会众英雄渊源甚深，这砸碎玉杯之事，又明明是程灵素做下的手脚，却不知她何以要这般诬陷汤沛？他心中转了几个念头，猛然想起，圆性曾说她母亲被凤天南逼迫离开广东之后，曾得汤沛收留。难道她母亲之死，竟和汤沛有关？

他自从蓦地里见到那念念不忘的俊俏姑娘竟是一个尼姑，即便神魂不定，始终无法静下来思索，脑海中诸般念头此起彼伏，犹似乱潮怒涌，连背上的伤痛也忘记了。

福康安十年前曾为红花会群雄所擒，大受折辱，心中恨极了红花会人物，这一次招集各派掌门人聚会，主旨之一便

是为了对付红花会，这时听了圆性一番言语，心想这姓汤的爱交江湖豪客，红花会的匪首个个是武林中的厉害脚色，若是跟他私通款曲，结交来往，那是半点不奇，若无交往，反倒希奇了。

只听汤沛说道：“你说我结交红花会匪首，是谁见来？有何凭证？”

圆性向安提督道：“提督大人，这奸人汤沛，有跟红花会匪首来往的书信。你能设法查对笔迹的真假吗？”安提督道：“可以！”转头向身旁的武官吩咐了几句。那武官走向一旁方桌，翻开卷宗，取出几封信来，乃是汤沛写给安提督的书信，信中答应来京赴会，并作会中比武公证。

汤沛有恃无恐，暗忖自己结交虽广，但行事向来谨细，并不识得红花会人物，这尼姑便是捏造书信，笔迹一对便知真伪，当下只是微微冷笑。

圆性冷冷的道：“甘霖惠七省汤沛汤大侠，你帽子之中，藏的是什物？”

汤沛一愕，说道：“有什么？帽子便是帽子。”他取下帽子，里里外外一看，绝无异状，为示清白，便交给了海兰弼看了看，交给安提督。安提督也仔细看了看，道：“没什么啊。”圆性道：“请提督大人割开来瞧瞧。”

满州风俗，遇有盛宴，例有大块白煮猪肉，各人以自备解手刀片割而食，因此安提督身边亦携有解手刀。他听圆性这般说，便取出刀子，割开汤沛小帽的线缝，只见帽内所衬棉絮之中，果然藏有一信。安提督“哦”的一声，抽了出来。

汤沛脸如土色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忍不住想过去瞧瞧，只听刷刷两声，王剑英和周铁鹤抽刀拦住。

安提督展开信笺，朗声读道：“下走汤沛，谨拜上陈总舵主麾下：所嘱之事，自当尽心竭力，死而后已，盖非此不足以报知遇之大恩也。唯彼侗既大举集众，会天下诸门派掌门人于一堂，自必戒备森严。下走若不幸有负所托，便当血溅京华，以此书此帽拜见明公耳。下走在京，探得……”他读到这里，脸色微变，便不再读下去，将书信呈给了福康安。

福康安接过来看下去，只见信中续道：“……探得彼侗身世隐事甚伙，如能相见，一一面陈。举首西眺，想望风采。何日重囚彼酋于六和塔顶，再掳彼侗于紫禁城中，不亦快哉！”

福康安愈读愈怒，几欲气破胸膛。

原来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游，曾为红花会群雄设计擒获，囚于六和塔顶，后来福康安又在北京禁城中为红花会所俘。这两件事乾隆和福康安都引为毕生奇耻大辱，凡是当年预闻此事的官员侍卫，都已被乾隆逐年来借故诛戮灭口。此两事又因关涉到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的身世隐事，是以红花会亦秘而不宣，江湖上知者极少。事隔十年，福康安创痛渐淡。岂知汤沛竟在信中又揭开了这个大疮疤。福康安又想：信内“探得彼侗身世隐事甚伙”云云，又不知包含着多少丑闻阴私？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，单是这一件事，胆敢提到一句的人便足以灭门杀身。

福康安虽然向来镇静，这时也已气得脸色焦黄，双手颤抖，随手接过安提督递上来汤沛的另一封书信，一看之下，两封信上的字迹却并不甚似，但盛怒之际，已无心绪去细加核对。

汤沛见自己小帽之中竟会藏着一封书信，惊惶之后微一凝思，已是恍然，知是圆性暗中做下的手脚，自是她处心积

虑，买了一顶一模一样的小帽，伪造书信，缝在帽中，然后在自己睡觉或是洗澡之际换了一顶。

他听安提督读信读了一半，不禁满背冷汗，心想今日大祸临头，再见他竟尔不敢再读书信的后半，却呈给了福康安亲阅，可想而知，信中更是写了大逆不道的言语，他心想：“今日要辨明这清白之冤，惟有查明这小尼姑的来历。”侧头细看圆性，蓦地一惊：“这尼姑好生面熟，从前见过的。”陡然想起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是银姑，银姑的女儿！”圆性冷笑道：“你终于认出来了。”

汤沛大叫：“福大帅，这尼姑是小人的仇家。她设下圈套，陷害于我。大帅，你千万信她不得。”

圆性道：“不错，我是你的仇家。我母亲走投无路，来到你家。你这人面兽心的汤大侠，见我母亲美貌，竟使暴力侵犯于她，害得我母亲悬梁自尽。这事可是有的？”

汤沛心知若是在天下英雄之前承认了这件丑行，自然从此声名扫地，再也无颜见人，但权衡轻重，宁可直认此事，好令福康安相信这小尼姑是挟仇诬陷，于是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确有此事。”

群豪对汤沛本来甚是敬重，都当他是个扶危解困，急人之难的大侠，虽听他和红花会勾结，但红花会群雄声名极好，武林中众所仰慕，汤沛即使入了红花会，也丝毫无损于其“大侠”两字的令誉，这时却听得他亲口直认逼奸难女，害人自尽，不由得大哗。许多直性子的登时便大声斥责，有的骂他“伪君子”，有的骂他“衣冠禽兽”，有的说他自居“大侠”，实是不识羞耻。

圆性待人声稍静，冷冷的道：“我一直想杀了你这禽兽，替亡母报仇，可是你武功太强，我斗你不过，只有日夜

在你屋顶窗下窥伺。嘿嘿，天假其便，给我听到你跟红花会赵半山、常氏兄弟、石双英这些匪首的阴谋私议。适才抢夺玉龙杯的那个少年书生，便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的书僮心砚，是也不是？”众人一听，又是一阵嘈乱。

福康安也即想起：“此人正是心砚。他好大的胆子，竟不怕我认出他来！”

汤沛道：“我怎认得他？倘若我跟红花会勾结，何以又出手擒住他？”

圆性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手脚做得如此干净利落，要是我事先没听到你们暗中的密谋，也决计想不到这阴谋。我问你，你汤大侠的点穴手法另具一功，你下手点了人家穴道之后，本来旁人再也无法解得开。可是适才你点了那红花会匪徒的穴道，何以大厅上灯火齐熄？那匪徒身上的穴道又何以忽然解了，得以逃去？”汤沛张口结舌，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想是暗中有人解救。”

圆性厉声道：“暗中解救之人，除了汤沛汤大侠，天下再无第二个。当时除你之外，还有谁站在那人的身边？”

胡斐心想：“她言词锋利，汤沛实是百口难辩。那少年书生的穴道，明明是我解的。但我只解了一半，另一半不知是何人所解，但想来决不会是汤沛。”

只听得圆性又道：“福大帅，这汤沛和红花会匪徒计议定当，假装将那匪徒心砚擒获，放在你身旁，再由另一批匪徒打灭独火，那心砚便乘乱就近向你行刺。这批匪徒意料之中，众卫士见那书生已被点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自不会防他行刺。天幸福大帅洪福齐天，逢凶化吉。众卫士又忠心耿耿，防卫周密，烛火熄灭之后，立即一齐挡在大帅身前保护，贼人的奸计才不得逞。”汤沛大叫：“你胡说八道，那

有此事？”

福康安回想适才的情景，对圆性之言不由得信了个十足，暗叫：“好险！”向王剑英和周铁鹤道：“你们很好，回头升你们的官。”

圆性乘机又道：“王大人，周大人，适才贼人的奸计是否如此？”王剑英和周铁鹤均想：“这小尼姑是得罪不得的。何况我们越是说得凶险，保护大帅之功越高，回头封赏越大。”于是一个说：“那书生确是曾扑到大帅身前来，幸好未能成功。”另一个说：“黑暗之中，的确有人过来，功夫厉害得很，我们只好拼了命抵挡……却没想到竟是汤沛，当真凶险得紧。”

汤沛难以辩解，只得对圆性道：“你……你满口胡言！适才你又不在于厅上，如何得知？”圆性并不回答，回头向着风天南上上下下的打量。

风天南是她亲生之父，可是曾逼得她母亲颠沛流离，受尽了苦楚，最后不得善终。她曾发下誓愿，要救他三次，以尽父女之情，然后再取他性命，替苦命的亡母报仇。她既诬陷了汤沛，原可再将风天南扳陷在内，但向他瞧了两眼，心中终是不忍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圆性这么一犹豫，汤沛老奸臣滑，顿时瞧出她脸色迟疑不定，又见她眼光不住的溜向风天南，心念一动，两下里一凑合，顿即料定这事全是风天南暗中布下的计谋，叫道：“风天南，原来是你从中捣鬼！你要我暗中助你，令你五虎门在掌门人大会中压倒群雄，这时却又叫你女儿来陷害于我。”风天南一惊，道：“我女儿？她……她是我女儿？”群豪听了两人之言，无不惊奇。

汤沛冷笑道：“你还在这里假痴假呆，装作不知。你瞧

瞧这小尼姑，跟当年的银姑有什么分别？”

风天南双眼瞪着圆性，怔怔的说不出话来，但见她虽作尼姑装束，但秀眉美目，宛然便是昔日的渔家女银姑。

原来当年银姑带了女儿从广东佛山逃到湖北，投身汤沛府中为佣。汤沛这人外表道貌岸然，一副仁人义士的模样，实则行止甚是不端，见银姑美貌，便强逼她相从。银姑羞愤之下，悬梁而死。

圆性却蒙峨嵋派中一位辈份极高的尼姑救去，带到天山，自幼便给她落发，授以武艺。那位尼姑的住处和天池怪侠袁士霄及红花会群雄不远，平日切磋武学，时向过从。圆性天质极佳，她师父的武功原已极为高深繁复，但她贪多不厌，每次见到袁士霄，总是缠着他要传授几招，而从陈家洛，霍青桐直至心砚，红花会群雄无人不是多多少少的传过她一些功夫。天池怪侠袁士霄老来寂寞，对她传授尤多。袁士霄于天下武学，几乎说得上无所不知，何况再加上十几位明师，是以圆性艺兼各派之所长，她人又聪明机警，以智巧补功力不足，若不是年纪太轻，内功修为尚浅，直已可跻一流高手之境。

这一年圆性稟明师父，回中土为母报仇，鸳鸯刀骆冰便托她带来白马，遇到胡斐时赠送于他。只是赵半山将胡斐夸得太多，圆性少年性情，心下不服，这才有中途和胡斐数度较量之事。不料两人见面后惺惺相惜，心中情苗暗茁。圆性待得惊觉，已是柔肠百转，难以自遣了。她自行约制，不敢多和胡斐见面，只是暗中跟随。后来见他结识了程灵素，她既感自伤，亦复自慰，自己是方外之人，终身注定以青灯古佛为伴，当年拜师之时，曾立下重誓，为师父的衣钵传人，师

恩深重，决计不敢有背。程灵素聪明智慧，犹胜于己，对胡斐更是一往情深，胡斐得以为侣，原亦大佳。因此上留赠玉凤，微通消息，但暗地里却已不知偷弹了多少珠泪。

她此番来报仇，大仇人是甘霖惠七省汤沛，心想若是暗中行刺下毒，原亦不难，但此人一生假仁假义，沽名钓誉，须得在天下好汉之前揭破他的假面具，那比将他一剑穿心更是痛快。

适逢福康安正要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，分遣人手前往各地，邀请各家各派的掌门人赴京与会。圆性查知福康安此举的用意，一来是收罗江湖豪杰，以功名财帛相羁縻，用以对付红花会群雄；二来是挑拨离间，使各派武师相互争斗，不致共同反抗满清。她细细筹划，要在掌门人大会之中先揭露汤沛的真相，再杀他为母报仇，如能在会中大闹一场，使福康安奸计不逞，那不但帮了红花会诸伯叔一个大忙，不枉他们平日的辛苦教导，抑且是造福天下武林了。

在湖北汤沛老家，他门人子侄固然不少，便是养在家中的闲汉门客也有数十人之多，要混进他府中极是不易，但到了北京，汤沛住的不过是一家上等客店，圆性改作男装，进出客店，谁也不在意下。她偷听了汤沛几次谈话，知他热衷功名，极盼乘机巴结上福康安，就此平步青云，于是设下计谋，伪造书信，偷换小帽。再加上程灵素碎玉龙杯、胡斐救心砚等几件事一凑合，汤沛便有苏张之舌也已辩解不来。

她原来打算将凤天南也陷害在内，但父女天性，虽说他无恶不作，对己实无半分父女之情，可是话到嘴边终是说不出口。

汤沛此刻病急乱投医，便如行将溺死之人，就是碰到一根稻草，也是紧抓不放，叫道：“凤天南，你说，她是不是